

西方特殊教育研究范式及其发展走向

杨 柳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 重庆 400715)

摘 要:在西方特殊教育的发展进程中,先后出现了三种主要的研究范式:医学范式、心理学范式、社会学范式。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的论争极大地促进了特殊教育的发展和新的研究范式的生成。随着社会发展和研究主题的变化,特殊教育研究范式发生了相应的转变,逐渐转向多元的研究范式。研究范式的转变为特殊教育的学科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有益的启示:开展特殊教育“元研究”,构建稳固的学术共同体,走多种研究范式并存的发展之路。

关键词:西方特殊教育;研究范式;学科发展;元研究;学术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G7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129(2015)04-0008-05

西方特殊教育自产生以来,广泛借用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指导特殊教育实践,并由此形成了医学范式、心理学范式、社会学范式等几种不同类型的研究范式。这些研究范式共同构成了特殊教育研究的理论传统和发展脉络。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的论争极大地促进了特殊教育的发展和新的研究范式的生成。本文试图从范式的角度追溯西方特殊教育研究的发展变化,探寻特殊教育自身进步的历史进程和内在逻辑,从中发现有助于特殊教育学科发展的宝贵经验,并为推动特殊教育研究和学科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特殊教育研究范式的内涵

1962年,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科学和科学思想发展的动态结构理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这一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范式”(Paradigm)。此后,这一理论不仅对自然科学研究,而且对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导引作用。库恩提出范式这一概念,是为了说明科学革命的本质。在库恩看来,历史上科学的发展不是一个累积的过程,而是新范式对旧范式的破坏与替代。当新出现的反常事例不能用旧范式去解释和解决时,科学家们便会丧失对原有范式的信任,而从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反常事例,从而形成新的范式。可以说,科学的进步是科学研究范式转变的结果,因而是革命性的。为了阐释的需要,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多次使用范式概念。据英国学者马斯特曼(Masterman)统计,库恩在该书中使用的“范式”概念至少有21种意思,可以归纳为3类:第1类是“形而上学范式”,可以将其视为一种信念,并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第2类是“社会学范式”,可以是一个被普遍承认的科学领域、一套制度;第3类是“人工范式”,可以是典型的问题和解答、一些工具设备、一种语法规范^[1]。按照库恩的观点,范式主要是指由“特定的学术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观、技术等构成的整体”^{[2]157}。这些共有的信念、价值观和技术体现了学术共同体成员基本的观点、立场和方法,为其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式和框架,从而成为学术共同体成员的学术研究传统和发展方向。

在对范式内涵理解的基础上,可以对特殊教育研究范式进行界定。所谓特殊教育研究范式,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多数特殊教育研究共同体成员基于特殊教育研究传统而坚持共同的学科信仰,遵循相同的思维方式,拥有独特的话语体系。这在本质上为学术共同体成员提供了一种把握研究对象的理论框架、一套基本的理论和方法、一种可供仿效的研究范例,并体现了一定时期内这门学科的发展方向^[3]。

二、特殊教育研究的基本范式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西方特殊教育面临的挑战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尽相同,这就促使特殊教育研究者采取适切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和技术路径来应对,由此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从而确立了每一时期特有的研究范式。

(一)医学范式

特殊教育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上的,当人们对残疾、平等的认识发生变化时,特殊教育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活动也会随之产生相应的变化。在古代西方,残疾人被视为邪恶的化身和人类的异类,为了避免其威胁,人们对残疾人主要采取冷酷、残忍的措施,包括法律制裁、宗教排斥和驱逐。由于没有职业,没有经济来源,缺乏社会交往,绝大多数残疾人过着悲惨的生活,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中世纪末期。文艺复兴时期,自由、平等、博爱观念的宣扬,自然科学尤其是医学、解剖学的发展,大大提升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水平,使人们对残疾和残疾人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为特殊教育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些医生和教会人员开始利用医学、生理学、解剖学的理论与方法,试图解释并治疗、训练残疾人。西班牙的庞塞(Ponce)利用自己设计的针对聋童的教育方法训练聋童说话:首先,教聋童写字;其次,让聋童指出书写的字母所代表的物体;最后,让聋童将书写与发音联系起来,反复不断地进行发音操练^[4]。瑞士的巴拉萨尔沙士(Paracelsus)发现痴呆是一种疾病,而非“魔鬼附体”。法国医生皮内尔(Pinel)则明确指出白痴、精神病、智力落后之间的不同。法国医生伊塔德(Itard)对狼孩维克多开展教育试验。法国精神科医生谢根(Suguim)在巴黎创立了弱智者训练学校,并发展了“生理学的方法”^[5]。可见,早期特殊教育从医学的角度关注残疾人的病理和生理特征,其关注对象主要是聋、盲和弱智人士,其最终目的就是通过治疗修复和改善残疾人的身体机能,进而改变其生活状况。在这一时期,“医疗干预与慈善、养护是主要目标,特殊教育成为一个医疗化的过程,医生而非教师扮演了特殊教育的主要角色”^[6],而建立的机构则多以养育院、收容所、福利院命名。这一时期的特殊教育也被称为“医疗教育”、“缺陷教育”,医学范式由此得以在特殊教育领域确立,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占据了主导地位。

特殊教育的医学范式强调,人的各种感官机能是相互联系、协调作用的,各种生理机能和中枢神经系统具有极大的可塑性,个体被损害的生理机能可以通过特定的医疗干预和康复措施得到不同程度的修复和改善。特殊教育研究要立足于个体的身体残疾和生理缺陷,致力于诊断和治疗技术的改进和提高。

(二)心理学范式

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的基本要素。一门学科的建立,首先要明确研究什么^[7]。确定特殊的研究对象是特殊教育存在的前提^[8]。特殊教育的研究对象是特殊儿童,因此研究对象的确定,如判定一个儿童是不是特殊儿童、是哪一类特殊儿童、其特异性何在等问题就成为特殊教育的首要问题。但是,在以医学范式为主导的特殊教育实践中,这一问题却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对聋童、盲童和肢体残疾儿童的诊断技术和界定方法相对成熟、简单,引发的争议较少,而对智力落后、学习障碍、情绪困扰等智力残疾的界定以及对自闭症儿童的鉴别则非常复杂。仅仅通过医疗技术难以测验个体的智力水平、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更难以查明造成智力落后、行为缺陷和学习障碍的原因。由于医学范式在查明和解释残疾原因方面存在局限性,其主导地位遭到动摇。因此,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谋求自身的发展也就

成为特殊教育的必然选择。19 世纪末期,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建立并不断发展,“在考察个体身心特点和发展水平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于是认知发展理论、心理动力学、心理测量技术、行为生态学、脑神经心理学等各种心理学理论和假说被应用到残疾儿童的鉴定与评估中”^[9]。与此同时,心理学中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在特殊教育领域得到推崇。这一研究方法注重“在可控制的条件下,以实验为基础,对残疾个体或群体研究对象进行观察,揭示残疾的病因及其病理学依据之间的因果关系,区分不同类型的残疾,分析其特征,获得不受时间、场景和研究者价值观影响而具有广泛推广意义的诊断结果”^[10]。

特殊教育研究的心理学范式强调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成为“特殊教育共同体”成员普遍认可的研究方法和共同遵循的研究传统。从医学范式转向心理学范式,注重分析个体的身体缺陷和教育需要,成为特殊教育研究的发展方向。

(三)社会学范式

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后现代主义和建构主义思潮的兴起,历史文化与社会环境因素被纳入科学研究的视野。特殊教育的医学和心理学范式脱离了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仅仅从个体生理或心理缺陷来解释残疾,因此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将特殊教育置于广阔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分析,从社会 and 文化的视角探讨特殊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逐渐成为西方特殊教育新的研究方向,从而催生了特殊教育研究的社会学范式。“社会学推崇社会解释模式,倾向于从宏观的社会组织与社会结构层面来解释残疾”^[11],认为“残疾人”作为一种称谓反映出有着生理缺陷的人被歧视和边缘化的社会问题。如果人们对残疾人的观念发生改变,把残疾现象作为人类的多样性加以接受,那么残疾人就不会被歧视和边缘化。残疾是指因损伤而导致个体以正常方式完成特定任务的能力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并不一定会造成障碍,只有残疾导致了教育、人格、社会、职业和其他方面的问题,残疾才成为障碍。因障碍(如信息、交流和教育的欠缺)而导致机会的丧失或不平等,使残疾人无法与其他人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社会生活。为此,有研究者专门区分出 6 种类型的社会障碍:建筑的、态度的、教育的、法律的、职业的和个人的^[12]。

特殊教育研究的社会学范式主张,对残疾儿童的服务主要应通过环境改造、社会组织的完善、人际关系和态度的改变等方式,“搬走”、“挪开”或者根除社会强加给残疾儿童的障碍。

三、特殊教育研究范式的发展走向

(一)走向多元的研究范式

“学科研究范式的变革和转型是学科发展的突破口与生长点,是学科知识增长的领头羊。”^[13]在传统农业社会,基本的听说读写能力、稳定的注意力、积极的情绪和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并不是个体参与社会生活的必备条件,而残疾的类型则相对较少,主要包括盲、聋、哑、智力落后和肢体损伤。特殊教育的对象主要是残疾程度比较重的残疾人,特殊教育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探明残疾产生的病理学根源,用客观科学的测量工具诊断残疾的类型与程度,并采取相应的治疗方法和教育干预措施。医学和心理学研究范式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而被广泛地接受,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占据了主导地位。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特别是知识经济的挑战,社会对于个体的综合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具备基本的听说读写能力、适当的情绪反应和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成为衡量个体能否进行社会活动的必要条件。学习障碍、情绪困扰、自闭症、注意力缺乏与多动症等新的残疾类型不断出现,特殊教育研究所关注的范围也随之不断扩大。在各种残疾类型中,由遗传或者其他明确的病理学原因导致的残疾类型呈下降的趋势,而由于环境改变、社会变化导致的残疾与适应问题却日益突出。医学和心理学研究范式力图从个体自身探究残疾问题的研究传统受到严峻的挑战,并逐渐丧失主导地位。社会学研究范式注重从文化、历史和政治等多种维度考察和解释残疾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分析和研究残疾问题的方法。在如何看待残疾人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问题上,社会学的观点显然比仅仅对残疾进行单一解释的医学观点更有说服力。

没有任何一种范式能解决特殊教育的全部问题^{[2]100},无论是医学、心理学还是社会学研究范式,每一种范式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价值取向,针对各自的研究对象,都存在合理性和正当性。正如艾尔·巴比(Earl Babbie)所言:“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理论范式只有是否受欢迎的变化,很少会被完全抛弃。范式本身并没有对错之分,作为观察的方式,它们只有用处上的大小之分。”^[14]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某一种研究范式独占鳌头已不可能,特殊教育研究势必走向多种研究范式并存的发展之路。

(二)开展特殊教育“元研究”

作为一门学科,特殊教育已经走过 200 多年的历史,经历了从医学范式、心理学范式到社会学范式的转变。每一次的范式转变都与人们对残疾这一特殊教育基本概念的认识密切相关。残疾是一个不断演变的概念,不同时代对于残疾的认识不尽相同。特殊教育研究不仅需要研究现实与未来,而且需要回顾与反思,只有这样才能把握特殊教育的理论传统和发展脉络。开展特殊教育“元研究”,对特殊教育学科自身进行系统化、整体性的反思,既是弥补特殊教育理论匮乏的需要,也是特殊教育学科建设的必由之路。正如教育家叶澜所指出:“只有当科学对其自身的发展过程及现状、发展机制及内部结构作了认真的反思,形成明晰而准确的自我意识时,它才能自觉地寻找自己继续发展的方向,增强发展的自控能力,并减少发展过程中的盲目性,少走弯路,使自己进入自为的状态。”^[15]“元研究”是以本学科发展的过去作为研究对象,用语言分析的方法对本学科的产生、概念、范畴、理论体系、历史发展过程、研究范式等方面进行研究,为学科的未来发展寻求本体论依据,并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来审视原来学科的性质、结构和其他种种的表现^[16]。特殊教育“元研究”的内容包括:分析特殊教育的概念、命题、术语等的合理性与有效性;探讨特殊教育的研究对象、性质、目的、功能、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梳理特殊教育历史发展进程,厘清特殊教育的发展脉络;考察特殊教育理论的形成过程和不同的研究范式,揭示隐藏于特殊教育理论内部的深层结构框架;分析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中,社会环境和文化形态对特殊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通过特殊教育“元研究”,对教育的各种理论观点进行检验和反思,提高对教育的认识,进一步厘清教育的理论基础和学科发展的生长点,从理论的角度回答教育是什么、为什么要开展教育和如何开展教育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这既是进行教育研究的学术旨归,也是教育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前提和关键所在。

(三)构建稳固的学术共同体

一个学术共同体是由同一个专业领域中对本专业持有共同信念的人组成的,这种共同信念决定着研究者有着共同的研究方向、理论基础和研究规范,从而形成一种共同遵循的研究传统。库恩认为学术共同体对于科学研究至关重要。在《科学革命的结构》后记中,库恩强调:“假如我重写此书,我会一开始就探讨科学的共同体结构,这个问题近来已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科学史家也开始认真地对待它。”^{[2]158}特殊教育从产生至今,广泛借用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推动自身的发展和变革,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富有生机和活力的学科。但是,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从多学科借用概念、原理、理论、方法本来是无可厚非和相当必需的,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种拿来的层次上……其结果必然是可悲的”^[17]。

特殊教育要脱离仅仅依靠“拿来”的尴尬处境,获得持续性的发展,就必需构建稳固的学术共同体,联合背景不同、兴趣各异的学者致力于方向一致的学术研究目标,在特殊教育学术传统和发展成就的基础上,通过学术共同体成员的不懈努力,发展与完善特殊教育学科知识体系,提升特殊教育的研究水平,促进特殊教育学科发展。

参考文献:

[1] 伊姆雷·拉卡托斯,艾兰·马斯格雷夫. 批判与知识的增长[M]. 周寄中,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73-113.

[2] 托马斯·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M]. 金吾伦,胡新和,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00-158.

[3] 陈时见. 比较教育学的范式与学科生长点[J]. 比较教育研究, 2007(3):17-21.

[4] 张福娟, 马红英, 杜晓新. 特殊教育史[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22.

[5] 邓猛, 苏慧. 质的研究范式与特殊教育研究: 基于方法论的反思与倡议[J]. 中国特殊教育, 2011(10):3-8.

[6] Winzer M A. The History of Special Education: From Isolation to Intergation[M]. Washington, D.C: Gallaudet University Press, 1993:252.

[7] 孙锦涛. 学科论[J]. 教育研究, 2004(6):49-55.

[8] 朴永馨. 特殊教育概论[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2:19.

[9] Mallory B L, New R S. Social Constructivist Theory and Principles of Inclusion: Challenges for 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 [J]. Journal of Special Education, 1994(3):322-338.

[10] Ballard K. Researching Into Disability and Inclusive Education: Participation, Constr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clusive Education, 1997(3):243-256.

[11] 陈璇. 全纳背景下西方特殊教育的心理-医学范式危机与社会学转向[J]. 比较教育研究, 2009(2):54-57.

[12] Farrell M. Foundation of Special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M]. New Jersey: Wiley Blachwell, 2009: 71.

[13] 蔡宝来. 我国教学论研究范式转型的时代境遇与逻辑路向[J]. 教育研究, 2010(8):74-80.

[14] 艾尔·巴比. 社会研究方法[M]. 邱泽奇,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5:34.

[15] 叶澜. 关于加强教育科学“自我意识”的思考[G]//瞿葆奎. 教育论文集: 教育与教育学.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758-759.

[16] 唐莹. 元教育学[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2:13-24.

[17] 李现平. 比较教育身份危机之研究[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5:35.

Paradigm and Developing Trend of Western Special Education Research

YANG Liu

(Faculty of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Medical, psych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paradigm are the several major research paradigms in the growth of western special education research, and debates between different research paradigms great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and the generation of new research paradigm. The research paradigm has transform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changes of research topics.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search paradigm of special education provides valuable experiences for the discipline development, including marching toward diverse research paradigm, launching meta-researching of special education and building a solid academic community.

Key words: special education in western countries; research paradigm; discipline development; meta research; academic community

责任编辑 秦 俭